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

第九輯

臺臺臺
灣遊遊遊
風遊遊記
雜行記記記

(合訂本)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臺灣文獻叢刊第六種

臺游日記
蔣師轍

臺游日記卷一

上元蔣師轍

光緒十有八年，歲在元默執徐，二月甲寅朔，越六日己未，買舟赴津門，將杭海而南，應臺撫邵中丞（友濂）之聘也。中丞與余初不相識，忽介李景卿觀察（慶雲）詒書，延主章奏；廸隕之馬，感伯樂而思奮。觀察來書，敦迫者再，以春寒川渠仍冰，至是始發。夕登舟，携豫甥偕。

七日晨，抵桑園，舟子以夜行也。地本名柘園鎮，一曰桑兒園，明正德間劉六、劉七駐兵於此，都御史馬仲鈞招撫之，事見明史。或謂桑園以桑酒得名，引脩市桑社潤爲證。案脩市在今景州北二十里，方輿懸絕，未可混同也。是日微雪，逆風而前，順流如濟，至安陵小泊。俗曰安連，蓋音之轉。安陵本漢縣。水經注：「大河故瀆北逕安陵縣西本修之安陵鄉」。地理風俗記曰：「修縣東四十里有安陵鄉，故縣也」。斯其是矣。夕泊連城。

八日，已刻始解維。夜雪盈尺，岸如飾璫。南風微作，布帆可張。行三十里，至東光縣，古觀津地也。樂毅自燕降趙，封於觀津，號望諸君，即此。以毅之才，功墮反間，良為異聞，豈其本憂？毅過此有詩弔之曰：「天遣燕王有東海，樂生豈作望諸君？」昌

也」。瀕別慙慄，並約以兄女妻余長子（鵬兒嗣先兄後，季垂與先兄同舉於鄉，又最契，故有是約），感而諾之。是日，胥吏白試期，閱日一舉（嫌名掃場，實圖靡供張之費。往例於供給外，校閱者日奉錢四百餘，亦日課有差，故競樂其滯緩），兩府（臺灣府已建試院，中丞以政務殷勤，不欲久稽於外，仍令諸生就試臺南，入告得愈旨）試畢，須四十餘日，中丞意遲之；余與管、汪二君共爲排日，不二旬而竟。

二十七日，試臺南生童經古。晚，分得生卷六十本，閱至漏二下，腹脣洞瀉，體憊甚，旋寢。夜復三起。或云至此者，必病數日，水土乃服；豈其然歟？

二十八日，晨起，復瀉，飲粥一孟，臍體疲勦。伏案校閱，諸卷無一合作，其紝繆多可噴飯。晚擬錄一等十四卷，是日試生文。

二十九日，分校府學生卷，擬錄一等十二卷。文都不諳理法，別風淮雨，調字尤多，則夾帶小本誤之也。應試者分閩、粵籍，其人始雖皆鄭氏之遺，然繼世長子孫、沐浴文教已二百有餘歲，而菁莪之化終遜中土者，豈靈秀弗鍾歟？抑亦有司之責也！是日覆試經古。

三十日，試安平、鳳山、嘉義、澎湖童文。夕，分得嘉義卷，題爲乞諸其鄰而與之，子曰巧言。於鈞渡挽諸法，非曲莽即疏略，俚率一致，棄取殊艱。

四月一日癸丑，擬取嘉義招覆童卷二十六本。日晡，大風。是日覆試一等生文。

陳大文（小舫）餘姚人，左春鏡（照馨）長沙人；繕摺奏，蘇博斯（述九）石埭人；襄文案，范本禮（麗泉）上海人；總出納，邵以濂（惟謹），中丞之宗人也。映作家書。

十九日，晨起，改舊詩一首。過天后宮訪冬生。出城，至機器局答拜薛小亭大令（一典）。小亭，江浦人也。觸孤海外，得遇鄉人，比於空谷足音。其人闊疏，旬無城府，視號爲多智而陰賊自恣者殊賢。士清贈三陶文集及景宋本陶詩，酬以高貞碑拓本。

二十日，午，雨，旋晴。冬生來。

二十一日，雨。過南陔室，晤其弟玉農少尉（準），時撫番三角湧（街名，逼內山，隸新竹縣界），訶以撫狀，啞然曰：「以酒肉餒虎狼耳！番不殺人，則男婦雜沓，相率群至，人給酒一盃、肉半斤，醉飽叩嘵而去。其至也，不復知敬禮官，坐可據也，榻可寢也，歡則嘵老角（番語名官如此），或拊背以爲親悅。爲番所撫久矣，撫番云呼哉！」余曰：「不能化番爲民，而鰐鰐言撫，已爲下策。然卽以撫言，伏埜獸者先網畢，馴驕子者先鞭撻，崇吾體制，示之尊嚴，豫消其狎侮之萌，徐結以忠信之實，操縱在我，事庶有功」。少尉曰：「君盍爲中丞言之？」曰：「新婦而議竈炊，古人所哂；矧又處非其位？聊論其得失可耳」。

二十二日，雨。顧楫亭方伯枉過，言論蘊藉，雅度可觀。述中丞意，欲以通志事見任，兼令其長公子從受業，余竟謝之。晚發家書。

二十三日，晨起，錄近詩六篇呈顧方伯，以索觀甚殷也。午至藩署修答拜之禮。方伯極稱余詩，謂導原韓杜，能顧其流；並索全稿及他譏著。歸檢宵谿詩選、江蘇水利圖說二種遺之（臨朐志、江蘇水利全書、江蘇海塘志，卷帙繁重，行裝均未携置）。

二十四日，雨，晚益驟不止。薛小亭招飲，與南陔、士濟同赴之，漏二下始歸。
肩輿制陝，僅如鹿車，坐又苦氐，兩膝曲上，齊於匈鬲，二人乘之，復一人逼輿帷前，
以半竹二尺許橫縛兩竿，側肩斜荷，每一換步，輿隨起落，拘攣顙眩，體爲不平者久
之。

二十五日，雨仍不止。沈蓉卿來談，於臺治得失，言之鑿鑿。余訶以撫番之失，竝
舉汪少尉所語質之。蓉卿曰：「番之侮官，蓋亦有繇。前有某君職三角湧撫務，悅二番
女，私之，留處月餘，二女歸，其父糾衆聲罪，某君習番俗，酌酒、屠豕，款之盡歡，
復廣市紅布，分餽番衆，許納二女爲妾，衆乃散去。事爲劉中丞所聞，啟之內渡。然自
是番無男婦，皆易視官如無物矣。」余曰：「邪慝敗政，罰不蔽辜，然作法實亦未善，專
撫者無剿權，徒以酒肉市恩，糜費損威，不如其已矣。」

二十六日，黔。午入試院。臺北試事自翌日始。是日得德州電音，知細弱安善。離
家三月，大寄書未得報，片紙入手，真一字千金。晚作書寄季垂。

二十七日，雨。啓廳事後戶，抱城山色，溼翠滿前，頗愴幽衷。循廊而東，別窯清

曠，小亭翼然，外環曲沼，臥虹低懶，嘉木蔭之。吟賞徘徊，尤覺得石泉閒意。晚閱生童經古卷。生題爲披沙揀金，童題爲徵六轍之芳潤，無比附之能，又率採腹從事，降格甄錄，意終不厭。

二十八日，試生文。晚，分得淡水卷三十本，瀏覽一過，文風較臺南尤遜。
二十九日，分校畢，擬錄取一等六卷。是日覆試生童經古。

五月一日戊午，黔。試三縣童文。夕，分得淡水卷二百數十本，題爲可使爲之宰至求也何如，鹵莽之弊，諸卷一致。

二日，擬取招覆卷十二本，額六名，倍取之，沿往例也。午，大雨，院落水深半尺，屋漏聲淅瀝與檐溜相亂，向夕乃止。與冬生、蕙庵爲詩鐘之戲。鳳頭格「一姻」：冬生云：「一生惟有熱腸在，媚世須防冷眼窺」；余云：「一心德喜君臣合，媚世容慚妾婦工」。燕領格「虎毛」：余云：「驕虎才名班炙老，紅毛城廓癡雲深」。鷺肩格「刀牛」：冬生云：「扣餘牛角歌聲壯，夢逐刀頭歸思長」。蜂腰格「簾雨」：冬生云：「獨肆垂簾懷往事，傳巖作雨屬何人」？余云：「喜逢微雨宜栽竹，懶下重簾爲看山」。「牀考」：余云：「恭齋拊牀能殲贓，陽城書考拙催科」。免脰格「犬槍」：余云：「師罵詔諛工大吹，奮章武勇以槍名」。踵足格「尺然」：余云：「學問有得尺則尺，富貴可求然不然」。鴛鴦格「犬牙」：余云：「猿猱健竝跨秦犬，牙牙謌還類魯魚」。「北斗」：冬生云：「析津水匯燕之北

二十三日，仍雨。閱府志建置，附載諸說頗詳。謂卽文獻通考之毘舍耶（一作那）國者，臺海使槎錄也。謂卽昔人所偁乾坤東港華嚴婆娑洋世界名爲鷄籠者，蓉洲文稿也。謂明周嬰東番記南音稱臺灣爲臺員者，臺灣隨筆也。謂隋開皇中常遣虎賁陳棱略澎湖地者，海防考也。而舊志敍述尤核，其略云：「臺灣，古未隸版圖。明宣德間太監王三保（通志作鄭和）舟下西洋，因風泊此。嘉靖四十二年，林道乾寇亂邊海，都督俞大猷遂道乾入臺，偵知港道紓迥，不敢進，留偏師駐澎，時哨鹿耳門外。道乾以臺非久居所，遂恣殺土番，取膏血，造舟從安平鎮二鯤身隙間遁去占城。道乾既遁，澎之偏師亦罷。天啓元年，漢人顏思齊爲東洋國甲螺（甲螺卽頭目之類），引倭屯於臺，鄭芝龍附之。尋棄去。久之，荷蘭紅毛舟遭颶風飄此，愛其地，借居於土番，不可，乃給之曰，得一牛皮地足矣，多金不惜，遂許之。紅毛翦牛皮如縷，周市已數十丈，因築臺灣城居之（今安平城）。已復築赤嵌與相望，設市城外，而漳泉之商賈集焉。國朝順治七年庚寅，甲螺郭懷一謀逐紅毛，事覺被戮。辛丑，芝龍子成功自江南敗歸，孤軍廈門；適甲螺何斌負債逃廈，誘成功取臺地。舟至鹿耳門，乘大霧駛進；荷蘭歸一王以死拒戰，不敵遁去。成功遂入據之，改臺灣爲安平鎮，赤嵌爲承天府，名東都，設縣二，曰天興、曰萬年。成功死，子經改東都爲東甯，二縣爲二州，設安撫司三，南、北路、澎湖各一。康熙二十一年，福建總督姚啟聖用間諜陰散其黨，約僞賓客司傅爲霖內應，事洩，爲霖遇害。

二十二年，水師提督施琅統舟師進征。六月，由銅山直抵澎湖八罩澳，取虎井桶盤嶼，一戰而澎湖平。克墺震懾，遂藉府庫納地歸誠」。志文略於舊志，故置彼錄此。志載縣四：曰臺灣，曰鳳山，曰諸羅（皆康熙二十二年置），曰彰化（雍正元年析諸羅北境置）；廳二：曰淡水（雍正元年設官，與彰化縣同城，主北路捕務；九年畫大甲溪以北刑名錢穀歸同知，改治竹塹，自大甲溪起，三貂嶺下之遠望坑止，計地三百四十五里有奇），曰澎湖（雍正五年置，設官通判）。今爲行省，凡析其地爲三府。一曰臺灣府（爲省會，光緒十三年析彰化縣境置），領縣四：曰臺灣（附郭），曰彰化，曰雲林（光緒十三年析彰化南境置），曰苗栗（析新竹縣西南境置）；廳一，曰埔裏社（光緒十年析彰化六社置，設撫民通社駐捕裏社，撫番開墾）。一曰臺南府（卽舊臺灣府，光緒十三年易置），領縣四：曰安平（附郭卽舊臺灣縣地），曰鳳山，曰嘉義（卽諸羅，乾隆間改今名），曰恒春（光緒元年析鳳山枋寮以南置，治猴洞，在車城南）；廳一，曰澎湖。一曰臺北府（光緒元年置，治艋舺），領縣二：曰淡水（附郭），曰宜蘭（卽噶瑪蘭廳，廳置於嘉慶十五年，設通判專理民事，光緒元年改設），曰新竹（光緒元年析置，卽淡水廳治爲縣治；廳一，曰基隆（光緒元年置，設通判兼理煤務，本云鷄籠者，以不雅也，十三年改設同知，理民撫番）。臺東直隸州則闢後山番境新置（光緒十三年設知州一員，治水尾，歲費養廉銀一千二百兩，津貼銀七千兩，名焉而已，其地荒蕪不治，額賦千數百兩，知州代納之），夏

氏圖說所謂區其地可得一府三縣者也。卑南覓及花蓮港皆設廳置官，以爲他日作縣張本。今昔沿革，大較如是，當先表之，以便省覽。

二十四日，晨，擬修志議，成五則。惠庵屬代撰晚張安人聯語，復成一偶云：「識良匹、青油幕底，閭門風雅，久聞香茗才名，祥夢昌成穀，別宴驚傳角鶴囀；悟往因、紫峙峯邊，塵寰年華，肯換靈芬仙籍，渝波知不隔，飛帆好控石麟歸」。閩府志山川，有云：「大海環繞臺郡，其山皆向內地。北路之後壠港與興化南日對峙。後壠而上有竹塹，與海擅對峙。竹塹而上有南崁社，與福州閩安鎮關流對峙。自南崁至上淡水，與北茭相望。淡水至鵝籠城，與沙埕烽火門相望。南路鳳山縣之彌陀港、萬丹港、岐後東港、茄藪港則與漳州之古螺、銅山、懸鐘等處相望，惟鹿耳門居府治之西北，澎湖又居鹿耳門之西北，與泉州府同安縣廈門東南斜對」。又附載諸羅志云：「凡水皆東流，邑治之水獨西，臺海在西，三邑攸同也。閩粵間水源自山，濁流揚波，謂之溪。溪漸於海，潮流應焉，謂之港。海汊無源，潮流而豬，隨其所到，以爲遠近，亦謂之港」。數語竝能簡括。惟山谿名目，分疆臚列，不異市井簿記，大嫌非體。又搜輯舊聞，不分隸各目之下，而皆附列於後，如大岡山頂蠍房壳甚多；赤山之頂不時裂，湧泥如火，取薪芻置其上則火；南仔油山沒，火出石畔；玉案山後小山泉湧，火出水中；茄老網社石湖大里許，將雨輒漲；劍潭有樹名茄冬，高聳際天，相傳荷蘭人插劍於樹，樹皮合創在其內，因以

余適過禹門齋，未晤，留刺而去。聞直刺籍濟甯，寄居楊州，常游吾鄉，爲謙謙夫先生弟子，頗用棘局見稱，天方教中人也。聞福建通志數卷，義例未諳，文字尤劣，林中丞鴻林并言空寓不滿之意，蓋公論矣。志成於道光末，後府志且九十年，於臺事殊無所增，亡可據依，閱之失望。是日得劉蕭臣書，並代印青谿詩選百本。覆閱一過，仍有譌誤，如「汎」刻作「汛」，「遺」刻作「遺」之類；校書之難，如拂積墨，信然！

六月朔日戊午，閱府志職官附考云：「雍正十一年，覆准臺員道員准鎮協例三年報滿，知府、同知、通判、知縣視參將等官二年報滿；蓋其時版圖初隸，風氣未開，風濤之險，瘴癘之惡，之官者皆視為畏途，故著令如是。今則功名之士捷足爭先矣」。蒙謂牧令報滿之期，宜視內地倍之。通其語言，熟其情偽，以養以教，非寬以歲月，雖賢如陶矩，不能爲功。治行果優，察廉舉異，報政及期，即擢郡守，洊至監司、開府，不假外求，始嚴杜其倖進之念，繼亦不使有渝抑之譽，政化可成，俊傑益奮，海外吏治，庶無嘵闐葺乎！是日，得叔龍同年書，又得李觀察及次竹書。

一日，晨起腹瀉，體爲不平。午餐頓減。夕瘧。過惠庵齋，禹門亦至，爲余述一異云：「往歲臺南安平港有漁翁網得一龜，大可六寸，足踏四小龜而行。司榷王君以緡錢數千得之。漁翁夜夢神示異，驚悖而醒，仍從乞還，置諸水濱，蹒跚而去。不審何怪？」余曰：「此聖龜也！西陽雜俎云在福州，今所見豈即此歟？抑難靈物而族類固繁歟？」

七日，閱府志卷第六賦役三，曰存留、曰經費、曰養廉、曰官莊。經費支給諸目，與內地同（惟本府進表合綾紵紙張一日，內地無；乾隆二十年，亦裁去矣）。官莊凡二百二十五所，征收有青白糖、粗粟、芝麻、糖葛、蔗車、牛磨、魚塈等名，歲入銀凡三萬五百兩有奇，鳳山、諸羅二縣最多，皆武營經費之資也。按閩鄭蘇年（光策）西霞文鈔有臺灣設官莊議（略云官莊卽公田也，然與文職無與，竊意臺中各屬縣員吏亦宜倣，此將各處叛產及流亡無主田畝，各撥若干頃，以爲公田，募人耕作，官收其租），欲以濟諸縣官吏匱乏，俾廉者無困，而貪者有資，私慾亦戢。其事未見施行，殆有所格。今制，牧令所征平餘，亦悉輸公，而別給之資號曰津貼，劇縣歲費萬二千金，它以次減；立法似善，然慮其不可久矣。

是日党幼雲刺史來，語及番禍，余曰：「理番無它，叛則勦、服則撫而已。然皆有道。請先以勦言。勦生番難，勦化番易。生番捷若猿猱，驛若豪豕，以麋鹿爲糗餌，據幽邃爲窟穴，怒則狂噬，窮則狃伏，非烈山澤、芟蔽翳，亡以制其死命。今所勦者皆化番耳。既有里社，又習耕種，若俟其禾熟時，縱軍士取之，屯師要隘，絕其剽掠，彼無隔歲之儲，食盡力窮，必出求撫，此屬非可殄絕，但名誅其首惡，衆情憚畏，自爾弭然。此勦之上策也。若既就撫矣，不當仍以番目之，卽令薙髮冠服，稽戶口，列版籍，稍徙其悍者，散處近郊，伍於齊民，授之土田，導以耕作。番土空曠，亦量遷無業之民實

之。婚姻往來，民番無間，官不屏以異類，彼亦久將自化。此撫之遠圖也。難者將謂安所得閒田而授之？是亦有策。林太僕以財雄海外，田畝最富，幾據有臺北之半，宜與之謀，量出其近郊之田以處番，卽移其近郊佃農以治番田。太僕受朝廷厚恩，撫番又其專責，苟利於國，毀家亦不當惜，矧固無毫毛之損哉！此而猶吝，則是鄙夫之智，封利自專，執大義以相繩，太僕恐無詞自解也。此一說也。聞番社土曠膏腴，待墾者甚廣。近郊之農有可與番易耕者，三倍其數酬之，竝免其三年租賦，越期乃征；貧民或亦樂從。此又一說也」。曰：「處生番奈何？」曰：「亦開山而已矣。運會之開，萬物莫能阻，今既建行省，東西皆服聲教，而獨中迤長數百里淪於化外，亦謀國者之恥也」！曰：「前者事此矣，而士卒死於瘴癘者相枕籍，子亦未聞之乎？」曰：「此用客軍之失也，役閩粵人則無患矣。今之宜蘭縣，昔之蛤仔難也，漳人吳沙實始闢之。埔裏諸社亦用潮民私墾，遂成沃壤。水土既習，瘴毒不能爲戒。以募客軍之饟，招輯其衆，伐木通道，以漸而進，不啻十稔，內山清夷矣」。曰：「山木長榮，焚之不易，伐材輸運，亦艱致遠；奈何？」

曰：「吾聞泰西有炸藥者，其力極猛，其禍至烈，一投而榮者瘁，再投而蔸者枯，林藪狙伺之徒迫其凶燄，勢將遠避，吾得從容畢力攘剔，卽於岡麓密設窯竈，廣薪炭之利，商販廬至，何憂轉輸矣」。曰：「生番可盡誅乎？」曰：「不可。悍者戮，馴者撫，亦以處化番之術處之可矣。善乎藍鹿洲之言曰，以殺止殺，以番和番，闢其土而聚我民焉，孰

復三語而神明其術，要領既得，尙何艱之不可圖哉」！党君既去，爰次前語，筆之於冊，以備來者芻蕘之采焉。

八日，黔。容卿爲其亡室營齋於艋舺之龍山寺，與同人往弔。艋舺本一大聚落，食貨所萃，府治既建，地遂附郭。寺在其西，棟宇頗隘，別院略憇，尹疏二君約過學海書院，曲逕幽遠，竹樹蔽天，可里許而達。山長丁形煥（焯）出迓，恂恂少年，即以諸生所業，大半淪於俗學，速化之弊，真薄海同風矣！丁君謂禹門曰：「今之速民謗者，大橋釐局爲最。公等亦有聞乎？鄉民至艋舺市物，雖食貨必征。近有治喪具若麻布之屬，倉皇過橋上者，丁役執之，謂爲執法，罰其倍輸；其人哀乞不獲見原，投物於水悻悻而去。此類非一過者，皆側目視之，吾懼其滋蔓也！」余曰：「臺灣地袤不能千里，廣才數百里或百里耳，田賦所出與夫關稅雜稅，歲入率二百萬金，亦可云饒足矣，復汲汲非義之征奚爲者？」曰：「屢以鐵路費繩，暫規挹注，久而不廢，則非始事者所及知也」。余聞此類事輒不憚，如骨哽在喉，必吐棄乃快，歸途成新樂府一章，比於杜老諸別，聞者不必戒，言者固無罪也。晚閱府志卷第七典禮。子目凡九：曰慶賀、曰接詔、曰迎春、曰耕藉、曰祭社稷、曰鄉飲酒、曰鄉約、曰祠祀。按章氏遺書，湖北通志不廢此門，海外荒僻，會典、通禮二書寓目者貽，似可仍之。

九日晨，閱府志卷第八學校。知其時土番社學最夥。臺灣四，鳳山八，諸羅十一，

以一諸生，奮起於明社既屋之餘，開土孤島，帝制自爲，誰能禁之，而必奉淮王常清爲監國，不改東武年號（此見鯨崎別編，外紀則云奉永曆年號），殷肅之義，大節凜然，何負於明而目爲叛？然太守以翰林起家，一典文衡，再守大郡，治行察異，聲譽日崇，非不通古今者，或別有所見，故余亦不深致辨，實促其迅圖始事而已。冬生來，知與凌雲同職纂修，協修四人，未悉誰某，閩中丞欲於需次諸賢中求之。

十六日，閱府志卷第十三風俗。其子目曰習尚、曰歲時、曰氣候、曰潮信、曰風信、曰占驗，似涉蕪亂，宜用叢輔通志例，目以人立，曰士、曰農、曰工、曰商，以禮立，曰冠、曰昏、曰喪、曰祭，而以歲時終焉。比類分隸，雜采諸書，若網在綱，斯井井矣（潮信、風信附水考，氣候、占驗入雜記）。所述習尚，大都殷賤而侈，人非土著，故其氣浮，健訟樂鬪，根於天性。今服教化且二百年，而不變者什七。移風易俗，不其難哉！歲時俚俗，闕專相雜，余摘出，目論蓋寡，今昔同異，亦非采訪不能詳也。

十七日，閱府志卷第十四、第十五番社風俗。可名者凡一百四十四社（臺灣三，鳳山五十七，諸羅三十五，彰化四十八，淡水四十一）。大社三、四百人，小社或數十人。酋長亦稱土官，一社或具數官，一官或轄數社；無征賦之責，略有統屬而已（土官有正副，各分公廨，有事則集衆以議。管事頭目亦稱公廨。娶妻後卽於肩、背、胸膛、手臂兩腋下，鍼刺花，用黑煙文之。正土官刺人形，副土官公廨祇刺墨花，女士官肩臂手

掌亦刺墨花，以爲尊卑之別。番嫁娶以鼎珠刀布爲聘，土官取其半。土官與土官相爲婚姻）。俗重長，男則娶婦，女則贅婿。甥以爲孫，不能三世，族姓淆矣。其衆寬則事耕作，獵禽獸，盱盱睢睢，自遂其生；急則尋人殺戮以自快，其天性也。其長兵則弓矢，短兵則鏢槊；近頗有火槍矣。無以激之，則亦不動；兇悍嗜殺，傀儡諸社（使槎錄云：「傀儡生番，動輒殺人，割首以去。觸體用金飾以爲寶。被殺之番，其子於四月釋服後，必出殺人，取首級以祭。大武、力力尤鷙悍」），它不盡然。自土官以次，咸短衣掩臍，下蔽尺布，女或圍幅布爲桶裙。近水取魚鼈，近山飽麋鹿。貴少壯，賤衰老。人死輒瘞屋內。不爲父母制三年喪（有一年者，有四月者，有數十日者）。無婚姻之禮，意合相偶（男女梳妝結髮，遍社游越，互以鬚琴挑之，意合則成夫婦。琴以竹爲弓，長可四寸虛其中二寸許，綴以銅片，另繫一小柄，以手爲往復，脣鼓動之。然亦有自幼訂婚者。聘用螺錢海蛤珠粒之類）。夫死輒他適。反目失歡，亦輕離異（大傑諸社，配合已久，造高架坐婦於上，昇迎諸社中，番衆贈遺色布，歸宴同社，則永無離異）。舊俗如此。

今則其地半歸版圖（瑯嶠十八社已爲恒春縣，水沙連諸社已爲埔裏廳，竹塹已爲新竹縣治，淡水已設臺北郡城），狉狉榛榛，漸殊曩昔矣。然卽以舊俗言，男勤樹藝，女至剝木爲機以織（臺海采風圖云：「番女織杼，以大木如栲栳，鑿空其中，橫穿以竹使可轉，纏經於上，剝木爲軸繫於腰，穿梭闔而織之。以樹皮合葛絲織氈，名曰戈達紋，以色絲合

鳥獸毛織帛采，各色草染采，斑爛相間。又有巾布等物，皆堅緻），則固知務本也。達麻任力役（達麻，番丁未娶者之名，凡長吏將弁遠出，肩輿、行笥、襪被，皆其所任），或不敢遠社寮家居，則因知急公也。父母之喪，覆笠不敢見天（鳳山瀦毛、傀儡諸社有然），則未始不念親也。祀祖有歌，每飯不忘祖公，則未嘗不追遠也。合飲先酌土官，公廨番衆以次及，則彬彬有禮讓也。子女未婚姻，皆別居，則秩秩有廉恥也。令祛諸蠶（如通事、社商、社棍之屬。稗海紀游云：「番既愚，又畏法，郡縣有才力者，認辦社課，名曰社商。社商又委通事、夥長輩，使居社中，凡番一絲一粟，皆有籍稽之。射得麋鹿，盡取其肉爲脯，並取其皮，二者輸賦有餘。然朘削無厭，所有不異己物。平時事無巨細，悉呼男婦孩稚供役。且納番婦爲妻妾。其有橫撓潛阻於中者，則社棍是也。謀充夥長、通事，父死子繼，流毒無已。利番人之愚，又樂番人之貧。愚則攫奪惟意，貧則力不敢校。卽有以冤訴者，咪離不能達。通事顛倒以對，番人反遭訶斥」），寬其徭役，因固有之良而導之以禮教，業處安善，何渠不若閩粵民？周氏（鍾定）有言曰：「彊者欺番，視爲俎上之肉；弱者媚番，導爲升木之猱。曩昔多故，罔不繇此二者」。不察其故，而亶以異類視番，吾察番俗，吾爲番冤矣。是日發家書。

十八日，閱府志卷第十七物產五穀。稻之屬二十七（旱占、埔占、闊粒、尖仔、三杯、天來、內山旱、薄荷旱、紅脚旱、大頭婆、過山香、大白鷺、七十日、旱安南、旱

輪矣。近見臺灣雜詠合刻一卷（臺灣雜詠四十首，實應王文勤凱泰著；臺陽雜興三十首，馬清龍著；臺陽雜詠三十首，山陰何徵著），組織舊聞，間及今事，語多瑣屑，無關考稽。竊謂臺志之要，尤在明因革，著治亂。道光間夷禍詳於中西紀事一書，繼此有事（倭禍在同治十三年，法禍在光緒九年），亦貴有私家之言，以雪公牘誣飾，余故後後采訪。乃尺一之檄迄不行，是又不遺文獻無徵，爲可嘆嘆已！

三十日，晨，雨。溫氣萌，作歎，苦不止，憇甚。唐方伯枉過，語及志事，深慮縣志不簡，譬於築室無基。余對曰：「今之郡縣，雖倍於昔，然有析置更易，而無彌建。聞臺灣、鳳山、諸羅三縣、噶瑪蘭、淡水二廳，皆有志，疆域山水，不管已攬其全。惟諸志之成，去今已遠，其間政治之大，兵事之煩，文獻之盛衰，風俗之同異，官書私載，搜輯頗難。二者一疏，勢將擯筆耳」。方伯曾標秀節，因即以道署檔冊。曰：「同治十二年地大震，署字半圯，文牘皆沒於泥塗，百不存一矣」。方伯既去，私心惄然，益不勝足寒涼之懼。夕得江浦親弔書。

閏月朔，昏。晨起，擬答拜唐方伯，以體中不平而止。閱府志雜記、叢談。多述怪異。如謂臺之東北有暗澳，春始旦，至秋即夜；今不聞有此澳，殆與鷄籠、弱水同一傳謠矣。末引使槎錄述鴉片之害，甘味鳩毒，知在康雍時即已有然。惟云用麻葛同鴉土切絲於銅鑄內煮成鴉片，拌煙另用竹筍，實以機絲，群聚吸之，今既不需麻葛，機絲之實

，亦未詳何制也。又云官弁嚴禁，常有身被逮繫，猶求緩須臾，再吸一筒者。繪煙人迷罔情態，昏濁可笑。又引臺灣志略云，明太監王三保舟至臺，投藥水中，令土番染疾者于水中洗澡即愈；三保植薑岡山上，至今尚有產者，有意求覓終不可得，得者可療百病。按明史宦官傳所謂三保太監者，乃鄭和，非王姓。從燕邸起兵有功，成祖始疑惠帝亡海外，欲蹤跡之，且欲耀兵異域，示中國富強，命與王景宏等偏歷諸番國。和經事三朝，先後七奉使，所歷凡國三十餘。俗至傳爲盛事，則其聲勢之熏灼，概可想見。臺灣時爲荒島，僅人群居，不異鳥獸，忽睹中國衣冠，得不驚爲天神！而三保所以愚惑之者，又必故神其術。怪誕之說，殆自此興歟？

二日，晨出，答拜唐方伯，直其病酒未起，留刺而歸。午浴身，濕氣爲患，臍體如就縛束，不快者已累日矣。夕閱雜記、外島。琉球在臺海正東，船行出大鵝籠山，水程四十三更。日本在臺海東北，出大鵝籠，經關津白狀，過花島嶼放舟，水程五十九更。呂宋在臺海東南，舟行由南沙馬磯東指巽方，經謝崑山、大小覆金山，水程五十八更。安南在臺海直西，水程八十三更。此可擇錄，隸於雜記。

三日晨，雨，旋晴。王都御孝廉（甲榮）枉過。孝廉，浙人，以朝貴書來，中丞留司記室者。辭氣頗遠鄙俗，蓋風雅士也。午過其齋，憲庵亦在。聞述澎湖颱屬，爲之慄慄。土人云，颱間歲作，歲數逢偶，皆烈。今十八年，又當防之。按颱，字書不收，蓋颶。

合之述，悉具於篇，意未能忘。當援陳後山甲乙丙稿例，薦錄什五篇爲甲集，夷諸日記，聊備省觀，百年之後，以覆瓿瓶可也。

十三日，覽前後山總圖。按全臺地形，若偃鯁而短尾，山脊中隆。自西望之，故脊西爲內山，而脊東爲外山。脊西三郡所治，脊東今臺東州所治。首爲鷄籠、宜蘭，尾則恒春。生番所據者，僅中脊一線耳。乃勞師十數年，糜餉數千萬，全臺歸化，虛慰聖蹕，而保壤一線，實仍大度寘之，陪心異矣。地距福建省會九百里（原一千二百里，今用輪船量水裏測量得此數），澎湖一百七十五里（原二百四十里），廈門四百九十五里（原四百二十里），說云測量得實，不審塙否（詳臺灣縣圖記）。其繪北極出地緯線，自二十二度始，至二十五度止，而二十二度外約仍占三十分，二十五度外約仍占十分。以每度六十分作直地二十五里之數核之，袤長應九百一十三里有奇。以每方格作地平十里之數計之，畫格應九十一方有奇，今祇六十六格，乖舛已甚，殆未可憑矣（按府志云，南北一千九十四里，此以人屈曲計，圖之直地則以飛空鳥道計，宜不同也）。是日得江甯親友書。

十四日晨，閱臺灣縣（即今之安平縣）圖及說。縣治附郭境，南盡二層行溪（出南門一里至大橋頭，又二里大林莊，又五里營盤口，又五里至溪，溪南爲鳳山縣界。按府志云，原至依仁里交界僅十里，雍正十二年改。惟云至鳳山界二十里，二層作二贊，未